

TRAVEL IN AUSTRALIA

王曉玉 黃源深



請隨我
同游澳洲

上海文化出版社

請隨我

同游

澳洲

上海文化出版社

王曉玉

黃源深

TRAVEL IN AUSTRALIA

责任编辑：魏心宏
封面设计：周志武

请随我同游澳洲

王晓玉 黄源深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75 插页2 字数74,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0511-151-0/K·5

定 价：1.85 元

前 言

应澳中理事会的邀请，黄源深教授和王晓玉女士，于1987年2月在澳大利亚作了为期数月的访问。

黄教授此番已是二度访澳了。他借此机会拜访了多位著名澳大利亚作家，访问了多处与其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相关的地方。

黄教授系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由于他在澳大利亚研究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澳中理事会向他发出了访澳邀请。

黄教授与澳大利亚的交往已有十来年了。他已出版了《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选读》这一重要著作，即将完成《澳大利亚文学史》一书，并已发表了多篇论文与翻译作品。

黄教授与王晓玉女士共同努力写下了他们访澳观感，为促进澳、中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进一步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澳中理事会感到非常高兴。


雷吉·利特尔

(澳中理事会执行主任)



本书作者之一黄源深与澳中理事会官员在一起（左边一位是本书前言作者雷吉·利特尔）

目 录

前 言.....	雷吉·利特尔
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代序)	(1)
礼仪篇	
见面礼.....	(6)
PARTY——交际聚会.....	(10)
餐桌礼仪.....	(13)
习俗篇	
斯巴克和山姆.....	(17)
鲍林太太的长寿秘诀.....	(20)
夜总会和扑克机.....	(24)
超级市场和周末集市.....	(28)
沙滩浴场.....	(31)
社会篇	
涂在墙上的污言秽语.....	(35)
死神的翅膀——爱滋病.....	(37)
红灯区里爆新闻.....	(41)
骑马的警察.....	(44)

枪声.....(47)

竞选前夕风云实录.....(49)

乡情篇

冈德盖乡情.....(53)

当年的赶牲畜人.....(61)

一人经营的养鸭场.....(66)

乡村音乐会.....(69)

婚姻篇

离婚未必是烦恼.....(72)

离婚毕竟是烦恼.....(74)

终生不嫁何须愁.....(78)

教育篇

悉尼大学.....(82)

老友重逢.....(86)

书单就是讲义.....(88)

富翁之子当报童.....(92)

付不起学费的大学生.....(96)

风物篇

悉尼三景.....(100)

美丽的蓝山.....(105)

深夜，小鸟落下树来.....(109)

野生动物园记趣.....(112)

留学篇

“语言学院”种种.....(117)

自费留学生的苦衷.....(120)

自费留学生中的幸运儿.....(124)

生活指南若干.....(127)

民族篇

澳洲的最早居民——土著人.....(132)

“侨青社”今昔.....(136)

面包官司.....(140)

二百周年的盛大庆典(代跋).....(143)

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代序)

波音747大型客机进入了澳洲上空。空中小姐用甜美柔和的嗓音把酣睡着的旅客们唤醒：请大家把手表的指针拨快3小时。飞机是头天晚上10时许从香港起飞的，只不过五个多钟头，这一夜就算过去了。好在时差毕竟不多，又是夜间航行，睡眼朦胧的旅客们并无太大的不适感。舷窗外的天空早已大亮，左侧向东一方的机翼上，镀上了一层金灿灿的阳光。空中小姐们开始分发道地的英国式早餐了。

澳大利亚跟中国之间的时差，因时而异。我们动身赴澳是2月初，由于当时澳洲正值盛夏，实行夏时制，所以时差为三小时。到我们访澳结束返回时，澳大利亚已步入严冬，而中国则因开始了夏时制而将时钟拨快了1小时，这时候两处之时差就变成只有1小时了。赤道线不是本初子午线，南北两半球的居民基本上是同时见到骄阳和明月的。

飞机在离地面10000公尺的高空中平稳地

航行着。阳光璀璨,万里无云,能见度极高。地面景象竟清晰可见:大片的棕色是绵亘数千里横贯澳洲东部南北的大分水岭(The Great Dividing Range);望去如绿色杯盘般大小的是方圆数百公里的原始丛林;偶尔可见一条细如棉纱的白线,那自然便是冲出山峡而又没有被沙漠吞噬掉的河流了。接近墨尔本(Melbourne)时,飞行高度有所降低,一条东西流向的大河扑面而来。那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河流墨累河(The Murray River),全长1600余英里。



位于澳洲中部的世界最大独石

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北端的约克角(Cape York)在南纬10度,南端的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则在南纬40多度,是东半球最接近南

极洲的大块陆地。整个澳大利亚呈椭圆状，东西方向的距离约4000公里，略多于南北两端的间距。地域面积有7704000平方公里，在世界各国中名列第六位。

这又是一片充满了阳光的土地，从飞机进入澳洲领空到降落于悉尼机场的4个多小时航程内，我们除了在多雾的墨尔本上空见到了一层轻纱般的薄云之外，竟一路沐浴在金灿灿的阳光之中。要知道，飞机的航线是在年降水量大大高于其他地区的东部！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尽管我们经历了从夏至秋，自秋到冬的季节转换，但也很少遇到阴霾满天细雨霏霏的日子。偶尔一阵风过，带来一片雨云，但大雨哗哗地倾泻了一、二十分钟也就会戛然而止，天空依然是明净如镜，红日高悬。澳洲大陆阳光充足，日照时间长，全球闻名。

这就难怪那位被称为“发现澳洲新大陆的英雄”——库克船长(Captain Cook)，在他于1770年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时，要狂热地为大英帝国的事业而欢呼，并且这么写道：

这是一片多么辽阔而富饶的土地！我们可以在这儿种麦、种土豆、种一切可以种植的东西！我们可以在这儿养羊、养马，养一切可以饲养的东西！这是多么辉煌的前景！

库克是第一个把澳洲东海岸，即现今的悉

尼市(Sydney)所在区域,命名为“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并宣布此地归大不列颠所有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客观地说,他是第一个发现了这片广袤土地之可贵价值的英国人。从1788年起,英国政府开始派遣军队押送流放犯抵澳大利亚,以后又大规模移民。到二百年后的今天,澳大利亚的15000000人口中,有90%以上的居民是英国移民的后裔。



肥沃的牧场

飞机在二百年前第一批英国流放犯登陆的地方——现今澳洲最大的海港城市悉尼,徐徐地降落了。空中小姐们列队站在机舱口,满面笑容地欢送旅客们离去。同“机”共济了十几个小时,这些受雇于澳洲最大的康泰斯航空公司的、年轻貌美而又训练有素的小姐们给我们留

下了极好的印象。

一走出备有空调恒温设备的机舱，火辣辣的热空气便扑面而来。满目澳人尽是短衣短裤连衣裙，一派盛夏酷暑打扮。我们这才强烈地意识到已经到达了赤道的彼方。南北球的时差虽然不多，但季节差却极大。若是粗略地对照一下，大致上是中国的冬天正是澳大利亚的夏天，而澳大利亚秋风初起之时，正是中国春暖花开之日。这一季节差异，曾经使二百年前初次登上澳洲大陆的亦来自北半球的英国移民大为惊诧，他们中有一个人在寄回英国的家信中这样写：

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这里的动物不是走的而是跳的，这里的树不落叶子光掉皮，而这里的圣诞节，居然不在寒冬而在酷热的夏天！

那“不是走而是跳”的动物，是指澳洲特产袋鼠；那“不落叶子光掉皮”的树，是指遍布全澳洲各地的桉树；而公历12月25日的圣诞节，的确正是在暑气逼人的三伏天。这位观察敏锐的写信人，以寥寥数语概括出了这一片广袤的土地的最大特征。

■ 礼仪篇

见 面 礼

黄六年前在悉尼大学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第二次赴澳，老朋友们都赶到机场来迎接。悉尼机场也有“后门”可走，在外交部所属“发展援助局”工作的林女士因为常与机场打交道，有熟人，居然进入了接客者不得进入的出口通道，老远见到我们，就踮起脚尖来大叫“Hello! Huang! Huang!”并且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来帮着推行李车，还要抢着背提包。出口处的栅栏外，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一个个都在翘首企盼着，那场景并不亚于上海市的北火车站。金发碧眼的澳洲人虽然大多是英国人的后裔，但却不象英国人那样拘谨于古典式礼仪，或者为追求绅士风度而热衷于“摆谱”。他们的性格趋于开放，情感比较外露，这是凡初次踏上澳大利亚土地的人都可以很快就感觉到的。

栅栏一侧传来一阵热情洋溢的大呼小叫，循声望去，正是我们的那一群朋友们。两位男士一撩腿便跨越栏杆，冲到了我们的身边，令我们想起了在国内马路上不顾交通法规腾越隔离

栏杆以抄近路或赶乘公共汽车的某些青年人。几位女士则又是招手，又是呼喊，我们不得不在走出通道之前就先跑到她们面前，隔着半人高的栅栏跟她们握手拥抱起来。六年多前曾经作过黄半年房东的 Bowering 太太，在黄的左脸颊上响亮地吻了一记，惹得一天前尚在东方文明古国生活着的黄教授刹那间就连脖子根都发了红了。自然还是因为照顾到了中国人的习俗，男士们并未将他们的习以为常的见面礼强加于初次抵澳的王，况且王似乎是早已有了思想准备，未等对方走近，早就将一双手主动热情地伸了过去。

澳大利亚人通常的见面礼是拥抱接吻，但接吻一般仅限于男女之间或是女性之间。我们未曾在公开的交际场合见到过男人与男人大亲其嘴的。而且即便是拥抱，也大多是双方并肩而立，一方以一手搂住或轻拍另一方之肩，态度潇洒大方得很。当然，同性恋者自当别论。

与朋友们久别重逢，又是远道从中国去，我们准备了一些见面礼。澳洲人是很重视见面礼的，因为澳大利亚民族性格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视“伙伴情谊”(mateship)，而赠送见面礼正是友谊的表示。且不论老友重逢、初次相见，即使是常来常往的熟客，参加的是极一般的周末周日的聚会(party)，两手空空踏

入主人家门槛的也是不多见的。最普通的见面礼是一瓶装潢精美的酒，香槟、白兰地、红葡萄酒不论，用一张薄薄的色彩柔和的棉纸包好了，一进门就塞到主人的手里，而主人又大多会在餐桌上当场开启了请所有的宾客们共同享用，皆大欢喜。

我们当然不可能背了许多瓶中国酒远涉重洋。航空公司规定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得超过20公斤，因此礼品的份量不能太重，体积也不能过大。易碎物品自然是不适宜的，野蛮装卸的现象在世界各地都存在。我们的一位朋友六年前从悉尼返回中国，一架上好的收录机作为行李托运，到手时裂成两半，只好自认晦气。这次赴澳，我们的礼品中有几个无锡泥菩萨，尽管用纸屑填塞了装潢盒内的每个空间以防震，而且放在羊毛衫、棉毛裤等最柔软物品的当中，但到悉尼后启箱一看，那一对儿顶有趣的摇头老头老太还是碎裂了，老太太最惨，揭了天灵盖。

见面礼不在乎价值高低，但一定要体现中国特色，当然最好还有点艺术性。无锡泥菩萨重而易碎，不宜携带，但一旦安抵澳洲，倒是很受欢迎的。送给朋友时，若能解释一下有关的典故，如天女散花呀，麻姑送桃呀，观音送子呀，那效果便更好。景德镇产的艺术瓷像也

一样。在许多与中国人有交往的澳洲朋友家里，我们都见到过道地中国面孔的“福、禄、寿”三圣瓷像。另外还有孙悟空、林黛玉、大熊猫之类。不少人家的装饰橱里，放着唐三彩瓷马或者兵马俑的复制品。另外，绘有中国画的瓷质挂盘、丝织挂图、竹编挂帘，也是颇受喜爱的。若赠送的是一幅已经裱装好了的水墨画，那就被当作一份厚礼了。至于那画是不是出于名家之手，人家倒并不计较。普通的家庭，要的是装饰品，并无收藏文物的癖好或打算举办美术展览。

黄因两次赴澳，摸出了一点规律：有几样见面礼是带起来比较方便而送起来又是比较受欢迎的。一是丝织围巾。最好是上有手绘中国山水或花鸟虫草的。澳洲不产丝，澳洲人又看重手工制品，而这种见面礼正好占了两方面的优点。二是镶有景泰蓝的小件日用品，诸如香木扇、首饰盒、小手镜等，轻而小，行李箱的哪个角落都可放。由于景泰蓝色泽艳丽华贵，又系中国特产，所以几乎每个澳洲人都很喜爱，尤其是女性。三是供家庭室内装饰用的纺织品，如沙发扶手、沙发靠背、茶巾、桌布等等，印花的，网眼的均可，最好是全棉，而且务必要成套。若是鸡零狗碎地送人家三块两块，那就出了洋相了。这第三种礼品，一般是有针对性地